



父亲的番茄时光

□周素华

父亲吃完早饭，正在院子里整修锄头和钉耙。他在锄头的D形箍间加上木楔，然后狠狠地在坚硬的石头上撞击几下，一把牢固的锄头就修整完了。接下来，就可以扛着下地了。

那天我在吃饭时无意中说了句：如今市场上卖的番茄看上去红通通的，样子很好看，却硬的，一点儿也不好吃。不料父亲记心上了。

谷雨一到，他就到园子里整了块地，忙活开来。选作的番茄地很考究，除了土质肥沃，还要挖好排水沟。父亲抡起钉耙将地翻了个遍，划割成大致相等的两块，然后挑来一桶桶沤制好的有机肥，培在垄上，让太阳晒上几日。

几场春雨过后，父亲掐指一算，剩下的春日已不多了，他将早已相中的番茄苗从农场主手里请回来，一行两棵，横竖对得整整齐齐。浇透定植水后，父亲两手扶腰，打量着眼前迁徙来的秧苗，很满足地吁了一口气。他沉浸在小小的成就感里，忘记自己脸上、手上、裤腿上沾满了泥土，汗水顺着他的脸冲出一条条带着泥土的小溪。

此后的每日早晚，父亲都要到地里瞧瞧，浇水、薅草……番茄抬起了嫩绿的头，攒足了劲，卖力地长，高了，壮了，开始长成树的模样。

父亲从杂物间里扛出早已准备好的竹子，拽来十来根长布条，在离番茄根部三四寸的泥土里插进竹子，搭成一个“人”字形的棚架，就像他做的木工一样漂亮。为了防止番茄长高会倒伏，父亲让番茄茎秆靠在竹子上，细心地用布条把它们呈倒8字形轻轻拉住。

在父亲期盼的眼神里，一朵朵黄色的花苞开出一朵朵鲜艳的小黄花，像耀眼的五角星，逗引得蜂飞蝶舞，热热闹闹。父亲会剪掉老叶和多余的侧枝，让番茄在太阳底下成长。邻居上小学的孙子放学归来见路旁堆着一捆鲜嫩的枝叶，心疼地说：“爷爷，这么多番茄枝都给你剪掉了，太可惜了。枝多结的番茄才多呀！”父亲呵呵一笑，“傻小子，树靠人修，人靠自修，不能由着性子乱来。我把多余的枝叶剪掉，番茄才能长得更好，不然番茄虽然结得多，但又小又次。就像人一样，只有经过不断地磨砺修身，才能进步，成为有用之才。小子，你就等着吃我的大番茄吧！”

黄花谢了，番茄结出来了，青嫩的它们像一个个细小的弹珠连着一把弯曲的绿柄，埋在碧绿的茎蔓间。番茄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一般需要一个半月左右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父亲隔七八天会给它们培一次土，追一次肥，捉一次虫。这样几个回合，就能看到番茄渐渐褪掉一身青涩，渗出一片桃红。看着越来越圆润的番茄，父亲脸上的笑容像花一样灿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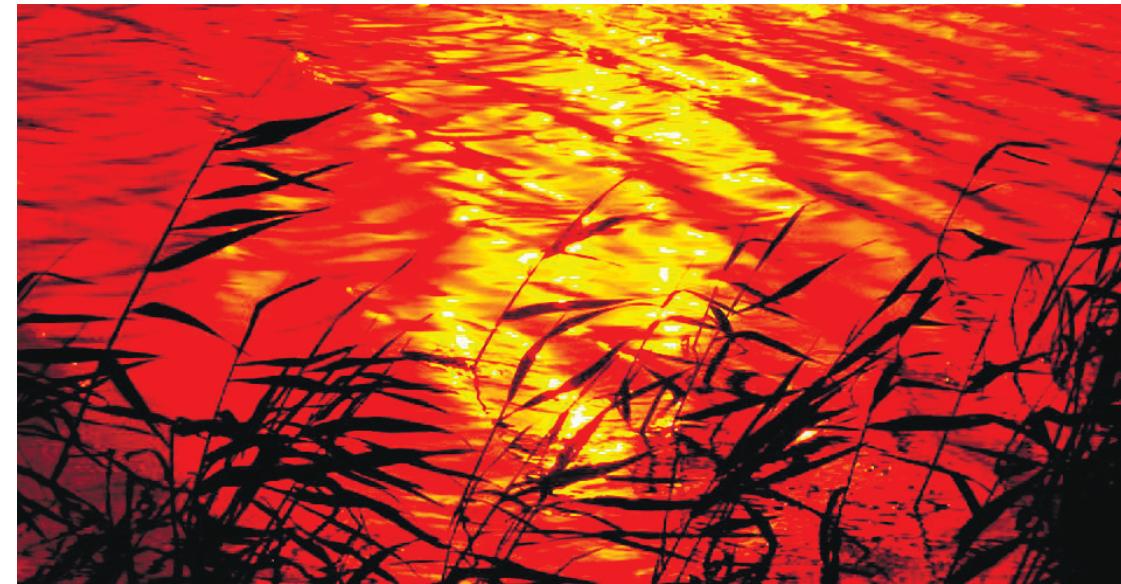
端午前后，番茄熟了，大大小小的番茄三五个簇拥在一起，红灯笼似的沉甸甸地缀满枝丫，望过去一团喜庆。这个时候，父亲把红透了的番茄摘回来，整齐地摆到竹篮里，催母亲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回家吃番茄。

随手拿一个，水龙头底下一冲，张口就咬，酸甜的汁水横流，满嘴清香。父亲种的番茄，真的很好吃，我却故意将眉头紧锁。“怎么了？”父亲在旁边小声地问。“嗯，顺应季节生长的番茄口感就是不一般，咬在嘴里有一股沙甜的野香，似乎叫人咬着了一道阳光的味道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我再来一个。”我抹了抹嘴角溢出来的汁水。

“你不想想是谁种的？我的番茄既不打农药，又不施化肥，遵循自然规律，吸取天地之灵气，当然好吃了。你猜猜看，篮子里头最大的番茄有多重？”见我夸他，父亲眉飞色舞，不禁得意起来。“半斤。”我夸大了一说。父亲摇摇头，伸出两个手指比画着，“八两六钱。”“老爸，你太厉害了！”我朝父亲竖起大拇指。“那是当然！”父亲毫不谦虚。

“丫头，你不知道，你爸对番茄可上心了。上周大风暴雨，眼看着番茄架要倒了。你爸心急如焚，等不得雨停，硬是冒雨把架子加固了，就怕到时你吃不到番茄。当年让他带娃也没见如此当心过。”站在一旁的母亲见我们父女俩一唱一和，忍不住地插进来。父亲见母亲道出他的小秘密，讪讪地笑了。我的眼眶却潮湿了，没想到向来粗线条的父亲为了女儿能吃上记忆中的番茄，会如此地用心。

饭后，漫步父亲精心打造的小菜园，心情格外舒畅。想到父亲用辛苦的劳作来满足儿女口腹之欲，又心酸不已。架子上一个个或红或青的番茄，让我读懂了父亲，读懂了他那不显山不露水的爱。



晚风

于佳琪



一声声呼唤

□杨瑞芳

今年三月初，79岁的父亲腰疼得厉害，不能走路，我们劝他去住院治疗。那天，我和弟弟给父亲办完住院手续后，我就坐在病床边看着被疾病折磨得消瘦的父亲，心里五味杂陈，后悔平时对父亲关心太少。

“妈、妈、妈……”一声声苍老却深情的呼唤吸引了我的视线，是临床的一位老头。这时，他的老伴站了起来，花白的头发，疲惫的眼神，冲老头说：“怎么啦？你叫妈，那让你妈来照顾你。”老太太的言语里充满了埋怨和无奈，但是动作却很温柔，慢慢地把老头乱抓的手拉了下来，并小声地责备道：“今晚别再喊了。你看今天来了三位病人，也是老人，你会吵到人家的。”

这时我开始担心了，本来睡眠就不好的父亲看来今晚又睡不踏实了，可我心底却无意责怪这位老人。后来从老太太和临床病人在聊天中，我才知道了原委，这位老人75岁，一直是老太太无微不至地照顾他，现在神智一会清醒，一会糊涂，糊涂后嘴里喊的就是妈，时而加一句“妈妈嫌弃我了，不理我了。”

忽然，那老人一下子坐了起来，不顾手上还插着

针，不停地喊妈。他的目光在病房中搜索着，本来混沌的眼神这时却是渴望、无辜、酷似孩子般的神采。看了一圈，并没有找到他熟悉的身影，又慢慢躺了下去。我的心被揪疼了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神啊！一定是他思念母亲了。

是孩子饿了找妈妈要吃的时的眼神，是孩子受委屈寻找妈妈保护时的眼神，是受到惊吓时最想躲进妈妈怀抱时的眼神，是做错了事总能得到妈妈原谅时的眼神，是刀割不断、牙咬不烂的珍惜的眼神。

我和弟弟看到这一切，感动地流下了眼泪。

我不知道这位老人和他母亲之间有什么故事，会让他在生命摇摇欲坠时还对母亲如此地牵肠挂肚，一声声、一声声地呼唤着……他是否渴望听到那一声母亲的回音：“孩子，我在这儿呢。”

天底下的母亲对自己的孩子应该都是一样的，孩子就是自己的世界，以孩子的乐为乐，以孩子的忧为忧。这位老人一声声对妈的呼唤，令我惭愧，我觉得自己愧对了父母的养育之情。我在心里默默祈祷：父亲、母亲，你们年纪大了，你的女儿一定会孝敬你们的。我们姐弟四个一定会用心像善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孝敬自己的父母。



给公公洗脚

□张红梅

公公患脑梗落下偏瘫后遗症已近十年，拄着拐杖，个人卫生方面非常不便。每次公公来县城小住，我都要给他洗脚。公公每次都感觉不好意思。

一盆热水，放在公公面前，然后帮他脱鞋脱袜。一只手托起公公的一只脚，一点一点给公公的脚上擦水，然后换另一只脚，等公公慢慢适应了水温，让公公把双脚在热水里浸泡几分钟。

我坐在公公的面前陪他聊家常。公公说：“老了，脚洗不洗吧，也要不了命。”我知道公公说这话还是心存愧疚。我和丈夫结婚没半年，婆婆就去世了，没过几年，公公又患了脑梗塞，落下个半身不遂。丈夫的三个哥哥结婚另过，每人一家独院，我和丈夫结婚时欠下了几万块钱的债务。那时候婆婆对我说过，债务不用我们还，但婆婆突然病逝，公公过度悲伤，也患病了，失去了

劳动能力，几万块钱的债务就全落在了我们身上。我说：“爸，您别想那么多，您能吃能跳，就是我们的福气。”公公这么多年一直一个人住在乡下的老宅，不肯和儿子们住一块，说这样自由。老宅没有生火，冬天泡脚对公公来说就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。

帮公公搓脚的时候，他满脸的不自在。我笑着说：“爸，您儿子忙，没有空，我是替您儿子给您洗脚。再说，我也是您的半个女儿啊，有啥不好意思的？”

公公“嗯嗯”着点点头，眼里却潮潮的。

公公过去性子烈，不服输，一辈子说一不二，如今得了这样的病，对他的打击很大。我做儿媳的理解他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公公有生之年能尽量地给他足够的关爱，让他有尊严地生活。这是我们小辈的责任，也是义务。